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四

炎徼紀聞

岑猛

錢唐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為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為知府溥二子長琥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琥以失愛弒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琥既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畀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徵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鬻不可居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謹譽猛者藉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為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頃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

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攫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轡諸土官平生睚眦怒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惴猛冀墨其貲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羞恨疏猛且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鏐代之謨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鏐子洙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鏐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鏐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洙書誣洙納猛萬金鏐惶恐乃再疏請征猛一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鏐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鑿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畫狀陳軍門言蠨虱小臣非

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鏐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斬首歸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樞匿民間鏐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一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蕪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絃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為鏐所喜絃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偽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吐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及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鏐罔上寡

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一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鏐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萇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鏐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文竄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鏐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謾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顧益齟齬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蘓受蘓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蘓受意使人言蘓受須納萬金丐命蘓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蘓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蘓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蘓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蘓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蘓受不兑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跣言思田構禍荼毒兩者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他方艤杙如破壞之舟漂洑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猿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徹

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
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
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蕙
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
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
兵 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
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蕙受寺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
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 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
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
防之守獨我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
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是也臣議以為

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 朝議許之乃以岑邦
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
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蕙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
行部中號曰布伯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
盧蕙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
子思餞贖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
蕙盧蕙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撻之佑言盧變盧蕙曰老奴在
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蕙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
由衷也愈益恚恨蕙蕙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髻
鬣笑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
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

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蘓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蘓盧蘓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蘓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辛強飯自愛蘓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一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蘓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目覺蘓話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蘓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于此時

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蘓曰須公等留妻子為質即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蘓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敘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帝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蘓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蘓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瓚蘓壻也蘓急求救於瓚瓚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蘓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蘓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諧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

曰田州肆孽逆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蘓故問
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
議曰盧蘓敗畧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
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
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蘓因衆怨而殺之 朝議果置蘓不
問于是兩江土官咸附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手足賢
腸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蘓與其子
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興蘓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
軍於他所而父子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
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
人剽貨耳盧蘓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全豺

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
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
盧蘓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蘓而黨於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
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
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衆之中令其軍怙然不動經等遂與軟黨
為盟而隱之乃為書暴蘓罪亂狀言於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蘓黨
逆猛搆亂荼毒兩江猛誅蘇復結王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
攻陷旁郡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尋
故大懲逋誅海內腕扼蘓歎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弑
其主邦相往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于今則滅裂綱常厲
階為梗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荆諸巢實其吭背須得銳甲

乃可成功初以蘓懲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首隊企有悛心不意豺狼之資傲很如故藐視軍令違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賈路縱賊幾敗膚功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况倡義發難寔自其心腹黃仲金為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內訐外奇萬萬無慮不然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奇禍輕然諾以讐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蘆蘓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蘆蘓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也 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

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吊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蘆蘓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叅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蘆受大慙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蘆蘓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諧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齏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 國家大體哉若夫絃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直苛姦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萼之力

居多云萼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立奇功不足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許萼指直於奏尾稍下及之萼遂主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大譎秘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朱土官去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玉史姚鏐將卒兵慮璋以婦翁党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之璋女失宥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鏐許諾希儀既出而部

歷代小史

一百四卷

八

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投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宜成直与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邊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旨璋所璋見臣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去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手臣曰肺腑之交契濶之想安所嗔也稍與酒吏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上于一点杰璋曰怪哉趙君下門過督我耶臣曰不杰璋曰豈璋受侮隣讐將見一耶臣曰不杰璋乃挽臣卧室跪叩之臣潛去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居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

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一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
征田州未君以婦翁兇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
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
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
猛反状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鏐鏐大喜不復疑
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
等將之而叅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邗彦守工堯隘璋遣兵
千人助邗彦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什
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邗彦收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
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屨戰時當扱示幸天兵擇舍之希

許儀

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

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覲歸順
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
風披斬首數千級邗彦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
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月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
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
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
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
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
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牯繫之一榻侑列十醞堯元等怪
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

軍安之璋乃綸巾斃服雜佩上首揮麈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為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鴆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驚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颺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絃等復害鏜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奎遂劾鏜落職而希儀等項不論功璋大恨遜職於子璵而黃冠學辟穀矣

趙楷 李寰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於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傳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

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說者是主世上有尤州也岑
深然之遂以媵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
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一人
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

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侈楷言於以
曰公主欲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边民莫知何者
惜勢而圖之蔑不濟矣仁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位
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
大震相挈印奔况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
子長燧次宝相枝柵宝亦枝柵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
去髡為奴都御史楊且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通賂都督錢寧

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弒
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
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或之
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
楷楷遂弒煖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
容等潛往田州購寶時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行百今
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官左鳥曰趙楷誠逆下故
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宝長一之楷復時
謀殺宝富憂之為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无一吾將令
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於為官乎楷不听会宝約一
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欢甚謂楷曰卿相与宗翁执不

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礼万机競業
所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祖紉襦
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鞫以此方之
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
以官為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即枕慮刺出非甲胃不
行入非扁鏡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
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及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袍犢擁芻
藋藟達曙楷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深居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
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戶不為病也乃我土官雜襲夷
風脫略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矇則節
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

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
首領者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厉憐王
夫厉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劇切己也不
憚而罷談亦逝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論楷計室弱易與且趙
宗單室死官必及己不如徼厚利而徐因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
官還室也督府大喜令室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
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冀復求常璋之子應育之令往求室
所應羨姿容自喜室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
孫也宗乱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室
日荒惶嘗官姣男子王良以為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
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藉勢官家徵富貴耳汝安所國

哉藏頭閨閩與獐豕無異曾不若騰馬累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剔
賢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鄧
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
人伐寶夜及寢門諄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
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
征之登庸咲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
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酋李寰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
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頤二君戢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
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
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丐我故
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

我當貸之且以官畀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
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
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
者萬達召楷及鄧禹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
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也
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
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而
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
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
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
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李寰者廣西

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 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
巡檢 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一二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
南關為左江要害 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
十子寔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焉

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爭立珍挈印奔况村村土舍黃泰以其
姊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蘓寄枝
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
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烝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
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磬柳久之南
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
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蘓寄枝李

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村芳長矣詭云廣
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
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寔謀廢立而珍妻黃孟
亦以失寵孤憤寔通焉十七年三月寔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
道賊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
疑不助也試為主公緩頰探之徃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
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母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
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妹是不有其
兄弟也若者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
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寔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寔
遂約李滿蘓寄枝將為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

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啟鑰無簧難以入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蒞玖者有淫行寰乃遣刺客趙應偽為珍謂蒞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遣我夜伺子蒞玖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的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即子排闥無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竊蒞玖穴垣亡項之蘓寄枝巡徼為驚譁曰閨竇何豁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寰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寰私於歐紹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寰為嚮道曰急緩纖鉅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寰曰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荐曰願効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辨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耳泰謹諾八月遣指揮錢希賢徼兵叅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蘓寄枝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鞠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

之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時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踈節閼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 洪武 永樂 皇後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微令 弘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誑大闢棄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賊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啟夷狄輕侮 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徼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微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舐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滋蔓僵屍踈血莫敢草薶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噢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限貽屬國觀晒於樂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從隧笑言設伏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裸其所經略黽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而不懼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琮

黃琮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瑠以世嫡為思明知府 正

統中琮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

八年威振境內 景泰二年八月瑠之嫡子錄忽不得襲琮以計

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瑠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

鉞罪使其子灝陽聞于官若欲為弼仲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崇
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鞠實之玃坐罪當死時 純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瓌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
為皇太子 景皇帝大悅命礼部會廷臣議大孝士陳循力主之
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
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
差翱得賜元寶頓足扣案嗟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輩夷耶
吾侪媿死矣瓌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充
參將勢燭灼人多趨其門崇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
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時瓌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陳殆有罪焉而其子

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太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尔也肅愍豈其惜耶所見或有一
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伴何也
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論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目之
遺烈可勝誅哉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州碣轟磯排灘瀧洶
淖兩岬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
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
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滄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
崇姜里為前廷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而右貴縣之龍桂左

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屋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綠東
紫荊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厓僊女閨九層樓尤極險
院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腸大岫
大寺白銀大弯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
為茶山為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為永安又東為
朦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為沙田為林峒迤北折
而稍西為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為長洲象州修仁之境
也自紫荊折而南為鵬化為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為五屯
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徭蠻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為
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敏樹諸徭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邏
運之隩窅聞巖從沉雲晝結懸蹬迴繞絕壁臨谿手挽足移十步

九折其凶厓奧谷是生矜人雕題高狀若猩佛散育莽中不室而
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蟻蚋卉衣血食言語侏儷雖四姓
諸徭亦莫能重譯也諸徭慙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
向化徭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
右為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
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為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
傳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眺
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眙而知急則稀窳林
中不可躡捕廣西之諺云蓋有一斗米莫沂藤峽水囊有一陌錢
莫上府江船一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
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為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

惶恐率以甘言噢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逞也
天順中 詔名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鬱林
博白新會信宜與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
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
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警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
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
僚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逭南顧 上然之乃
以雍為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
為遊擊將軍大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
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霖而閩外之事一以屬雍一勅曰將士

歷代小史

一百四卷

十九

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二
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
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
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北不
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訪所謂救火
馬而噬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
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
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討滅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服
粟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
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
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

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密也
密菁重崑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
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
耳雍曰不然峽山遠濶岐路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
日久彼銳我衰脾晚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
棄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禡魄不
若因而棄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左
叅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征象州武
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楊璣
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
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
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
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
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
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
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
州橫石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
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
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
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為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
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
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

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也僅已剪除肄孽尚遣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譚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識彞倫曖昧之言許自中冓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為諸徭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畝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万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

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責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效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過仍以李昇等各擾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力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獐人与猺異黨洪武初獐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頭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

李慶招之諸獍莫不挺刃應援臣以為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
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
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洽以李慶為之首師以福孫仲瑛為之吏
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
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跡入 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
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雅議也
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 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
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
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滸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
以為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
算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為之語曰昔永通今

求通求不獲莖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 嘉靖伍年新建伯王守
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
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迤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
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屠弩灘為亂而武靖頭目黃貴常香與
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等力能僕殺此
獍翰臣素佻聞寡謀遽喜曰任若等為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
勝海市刺之其弟公丁噪眾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左
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
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
恚恨謂閱曰是夫幾幾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
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閱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

地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
堡成閱命黃貴章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
禁于是諸猺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慫恿之公丁遂
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
旦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 詔
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
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湏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
人蔡公曰徃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
萬人不可蔡公曰徃歲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
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襲
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也

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
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
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
以軍事屬萬達旦曰苟得渠魁則餘可略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
猺為盜萬達廉其迹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願
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猺也為讐家誣構乃捕係訟
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果遣人列究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
雄百金予貸諸猺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
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
之雄乃詒公丁曰若為潯人指名久矣吾為若危之分守公新到
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猺所為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究狀

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胸廂民被殺者家出歐公丁一市
皆哄游徼連入獄亟遣雄諭其富曰寇堡事公丁言他徭為之
須鞫實乃坐若寺誠為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
救無以一公丁為禍本也諸蛮唯唯讐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
遂檻致軍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按堵機會可
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厓蹙窄滑瘴疔鬱蒸非兵興之利也
况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
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於南寧而
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
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
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叅政林士元
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禡魄王者之師示威而
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
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蛮未有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
之耶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為德也萬達曰不然
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為德
也經曰紫荆賊藪也譬之蜂窠振觸即糜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
不可紫荆不遏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
成乃言曰妄聞幕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攀之不識果否竊謂猝
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
功迺者消息浸踈而軍事未集諸蛮自度不免疑粟益深必且峙
糗窳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為險塞紫荆山沙田

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
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
憂夫遙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籌訊於此審矣
顧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使陸銓
都指揮同知余恩寺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
月也萬達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
不可併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
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
姜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寺村渡蘆水攻二驢石門
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
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溥以五千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
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
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攻藤峽溯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
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
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淶上峒戚振以四千二
百人攻羅綠中峒吳國章以八百人攻羅淶下洞南北夾擊賊大
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麤
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一成化
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
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
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
賊乃刊巨木塞溢涇道布蔘蓼菰蒼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

丸伏機弩毒鏢戟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会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目盧蕪復受賊賂飲軍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会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万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謬計吾且將晉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徭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嘗聞棄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決然

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訊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徭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割其故宇終為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壑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遠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戾之性仍在約束大驟則簡野之俗莫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首鬻食編民則廂里魚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每

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
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
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
屨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
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徭徭賈易貨物一月二舉委
官董治使無貪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
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徭憑據利
地厚其徒黨衰亮鞠頑官司一切因循為苟且姑息之法掣掣商
賈互器魚鹽公為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熾
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揖孔道隔閼不通譬之聚臙而却蟻
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

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難
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為覆轍而遂疑立堡之
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群寇已剪殘黨歸降威振法行
宜與更始况虛市既立賈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
賊求通示弱誨侮但弩灘浪灘兩處徭人既徙平地則遼廣舊穴
恐有客賊棄之而賓旅往來不為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
一勞永逸則宜革秦寇之例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
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
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徭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
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
竇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繼多掣肘所以彼此

攜隔應援為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廖水北岸乃紫荆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 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

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

歷代小史

一百四卷

廿八

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為快 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圯類啞人毒於猛虎部民無罪而亦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畜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富奸恣意馳蕩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頃以睚眦之怒慙噉諸徭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戮其罪狀擢髮雜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閩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比與 國初土官納欵受命者

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首軍仲瑛為吏目以僮民為土兵以其地稅為月糧以供軍食

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

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為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邗佐之子為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

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獯雜處積年稱亂控禦為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為伍不費軍儲况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於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 天順 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寇漏網尚肆憑凌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徒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影射

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由圓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但有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申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

培克貼戶之資轉顧替役類多老弱而親富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士宦豪強徃徃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閤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款兵身役親當雇當皆為未便獨徵銀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為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雇募庶者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徭徭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番有司守護城庫外今各自認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申四隊為哨哨有長四哨

為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官得以制哨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伍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俵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貲費若一二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二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

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伍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為準頭常例今既議革給徭之獎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 朕心嘉之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薰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償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叅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叅政士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叅將希儀銀一十五兩

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淒迷窺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少而外棄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道探其蹇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

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匿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救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

右尤為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頓徙分隔而情踈易於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躄可投即誘以甘聲陷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霽翠之妻也霽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晝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霽翠仕元四川行省

歷代小史

一百四卷

廿三

左丞兼順元宣慰使 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嘉之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霽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刊以殺戮懼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闖王霽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鬻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諱吾為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颺馳見 太祖白事 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怨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

之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馳馳見 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手吾將為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戡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太恨曰孰謂馬闔王乃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薙楮為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汝忍心除害天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羅夷皆怙然懾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四廩餼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嘗築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窰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運終日無敢跛倚廳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 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修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徵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氍衫疊

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
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
事王守仁以建言謔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
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
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
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
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
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
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
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
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
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
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
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
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
為叅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
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
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
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
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
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

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糧乃遣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

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純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酋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兵分

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執不欲起而代之手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說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開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弒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於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愍而懲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歉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尉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婺州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尉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州以獻偽夏明玉珍洪武五年

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杭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 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勸之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 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灋事 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弟安分守土再犯吾璪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 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 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於是諸夷怙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為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為行在工部侍郎矣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為安撫使 洪武初納款授宣

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奈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鮮倖客張淵日聳恿之因說輝曰主

公欲貴孟主而戚戚與仲主為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
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為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
創立而傳世也輝曰為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
險遠慙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
則事為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
將以䟽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
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䟽
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
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
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為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
友年終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苗

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䟽請築城衛之
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於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
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
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通州民賽社士元
等因坐學宮遊觀之愛復携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艷然陳
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略等威而歛不屬竊為明公耻之士
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為亂報
之貴相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韶獲之以報
愛愛乃易書於義偽以人往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
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
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䟽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

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鞠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募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鬻醢參商搆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妄一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璜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歷代小史

一百四卷

四十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齊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為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誣官苗以收鷓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疊疊條答而獨不乃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為大若秘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

